與上取親

史記內編卷之十一

漢　龍門司馬遷　著
明　建武鄧元錫選評

蕭相國世家

蕭相國何者、沛豐人也、以文無害、爲沛主吏掾、高祖爲布衣時、何數以吏事護高祖、高祖爲亭長、常左右之、高祖以吏繇咸陽、吏皆送奉錢三、何獨以五、秦御史監郡者、與從事、常辯之、何乃給泗水卒史事第一、

堅不欲入秦最有識

最功長相職

得定天下大將率何功以淮陰有傳特著綱短主軍食

秦御史欲入言、徵何、何固請、得毋行、及高祖起爲沛公、何常爲丞督事、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捕）公爲漢王、以何爲丞（相宣）相、項王與諸侯屠燒咸陽而去、漢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彊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何進言韓信、漢王以信爲大將軍、語在淮陰侯事中、漢王引兵東定三秦、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塡撫諭告、使給軍食、漢二年、

守關功大長

全關中功

轉漕功

補軍功

何守關而遣子孫昆弟俱從軍最忠捕

鮑生語得情

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侍太子治櫟陽爲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輒奏上可許以從事卽（兩可許字應大事待報可小輒行）不及奏上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關中事計戶口轉漕給軍漢王數失軍遁去何常興關中卒輒補缺上以此專屬任何關中事漢三年漢王與項羽相距京索之間上數使使勞苦丞相鮑生謂丞相曰王暴衣露蓋數使使勞苦君者有疑君心也爲君計莫若遣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上必益信君於

多少大小字照

涵諸全閑給餉補軍功不露

是何從其計漢王大說漢五年既殺項羽定天下論功行封羣臣爭功歲餘功不決高祖以蕭何功最盛封爲酇侯所食邑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畧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反居臣等上何也高帝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高帝曰夫獵追殺獸兔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

述獸蹤所在發之

遣子弟從軍功露言之

道意中事曲折

補軍功

發蹤指示功人也且諸君獨以身隨我多者兩三人
今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羣臣皆莫
敢言列侯畢已受封及奏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
被七十創攻城畧地功最多宜第一上已撓功臣多
封蕭何至位次未有以復難之然心欲何第一關內
侯鄂君進曰羣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畧地之
功此特一時之事夫上與楚相距五歲常失軍亾衆
逃身遁者數矣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

轉漕功

全關中功正露前上所謂功人之旨與呼應処文甚辨

所詔令召而數萬衆會上之乏絕者數矣夫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雖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第一曹參次之高祖曰善於是乃令蕭何賜帶劒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得鄂君乃益明於是因鄂君故所食關內侯邑封爲

又照貧舊故之好一篇筋絡

益封以功設衛以淮陰死多怨也

安平侯是日悉封何父子兄弟十餘人皆有食邑乃益封何二千戶以帝嘗繇咸陽時何送我獨贏奉錢二也漢十一年陳豨反高祖自將至邯鄲未罷淮陰侯謀反關中呂后用蕭何計誅淮陰侯語在淮陰事中上已聞淮陰侯誅使使拜丞相何為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為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

○○插妙

獨弔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故世俗謂之東陵瓜從召平以為名也

（接）召平謂相國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侯新反於中疑君心矣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綜）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則上心說相國從其計高帝乃大喜漢十二年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為相國為上在軍乃拊循勉力百姓悉以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客有說相國曰君滅族不久（應禍自此始句）矣夫君位為相國功第一可復加哉然君初入關中

終危道終繫
治

請苑數語多
少計慮

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常復孳孳得民和上所
爲數問君者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
貰貸以自汙上心乃安於是相國從其計上乃大說
上罷布軍歸民道遮行上書言相國賤彊買民田宅
數千萬上至相國謁上笑曰夫相國乃利民民所上
書皆以與相國曰君自謝民相國因爲民請曰長安
地狹上林中多空地棄願令民得入田毋收槀爲禽
獸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爲請吾苑乃

得民和故疑

釋疑全在此數語

痛快

下相國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尉侍前問曰相國何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與今相國多受賈豎金而爲民請吾苑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眞宰相事陛下奈何乃疑相國受賈人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陛下自將而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搖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爲利今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

眞歸過之言

引過無諱

過無迹

眞宰相度

過亾天下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冷語）

之淺也高帝不懌是日使使持節赦出相國相國年

老素恭謹入徒跣謝高帝曰相國休矣相國爲民請

苑吾不許我不過爲桀紂主而相國爲賢相吾故繫

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也何素不與曹參相能及何

病孝惠自臨視相國病因問曰君卽百歲後誰可代

君者對曰知臣莫如主孝惠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

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矣何置田宅必居窮處爲家不

盡洗賤世昃貧
事

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爲勢家所奪孝惠
二年相國何卒謚爲文終侯後嗣以罪失侯者四世
絕天子輒復求何後封續酇侯功臣莫得比焉
太史公曰蕭相國何於秦時爲刀筆吏錄錄未有奇
節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籥因民之疾秦
法順流與之更始淮陰黥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勳
爛焉位冠羣臣聲施後世與閎夭散宜生等爭烈矣
蕭相國故元功其視周僅可於閎夭散宜生爭烈

可知不足擬周召太公也權度如此又語意渾涵
雄深守管籥言全關中功順流與更始言約法定
令休息天下功只數語而相國之功爛焉千萬言
不及

升菴慎曰此與絳侯世家及樊酈絳灌列傳叙戰功處同一凡例紀律嚴整蓋當時史牘功載之文如此可爲叙載戰攻之法

曹相國世家

平陽侯曹參者，沛人也。秦時爲沛獄掾，而蕭何爲主吏，居縣爲豪吏矣。高祖爲沛公而初起也，參以中涓（初起從）從。將擊胡陵方與，攻秦監公軍，大破之。東下薛，擊泗水守軍薛郭西。復攻胡陵，取之。徙守方與。方與反爲魏，擊之。豐反爲魏，攻之。賜爵七大夫。擊秦司馬尼軍碭東，破之，取碭、狐父、祁善置。又攻下邑以西，至虞，擊章邯車騎，攻爰戚及亢父，先登。遷爲五大夫。北救東

阿擊章邯軍陷陳追至濮陽攻定陶取臨濟南救雍
丘擊李由軍破之殺李由虜秦候一人秦將章邯破
入秦從
殺項梁也沛公與項羽引而東楚懷王以沛公爲碭
郡長將碭郡兵於是乃封參爲執帛號曰建成君遷
爲戚公屬碭郡其後從攻東郡尉軍破之成武南擊
王離軍成陽南復攻之杠里大破之追北西至開封
擊趙賁軍破之圍趙賁開封城中西擊秦將楊熊軍
於曲遇破之虜秦司馬及御史各一人遷爲執珪從

攻陽武、下轘轅緱氏、絕河津、還擊趙賁軍尸北、破之
從南攻犨、與南陽守齮戰陽城郭東、陷陳、取宛、虜齮、
盡定南陽郡、從西攻武關嶢關、取之、前攻秦軍藍田
南、又夜擊其北、秦軍大破、遂至咸陽、滅秦、項羽至、以
沛公爲漢王、漢王封參爲建成侯、從至漢中、遷爲將
軍、從還定三秦、初攻下辯故道雍斄（音胎）、擊章平軍於好
時南、破之、圍好時、取壤鄉、擊三秦軍壤東及高櫟、破
之、復圍章平、章平出好時走、因擊趙賁內史保軍、破

從攻羽彭城

東

之東取咸陽更命日新城參將兵守景陵二十日三秦使章平等攻參參出擊大破之賜食邑於寧秦參以將軍引兵圍章邯於廢丘以中尉從漢王出臨晉關至河內下脩武渡圍津東擊龍且項他定陶破之東取碭蕭彭城擊項籍軍漢軍大敗走參以中尉圍取雍丘王武反於黃程處反於燕往擊盡破之柱天侯反於衍氏又進破取衍氏擊羽嬰於昆陽追至葉還攻武彊因至滎陽參自漢中為將軍中尉從擊諸

從韓信定魏

定趙功少

侯及項羽敗還至滎陽凡二歲高祖三年拜爲假左丞相入屯兵關中月餘魏王豹反以假左丞相別與韓信東攻魏將軍孫遬軍東張大破之因攻安邑得魏將王襄擊魏王於曲陽追至武垣生得魏王豹取平陽得魏王母妻子盡定魏地凡五十二城賜食邑平陽因從韓信擊趙相國夏說軍於鄔東大破之斬夏說韓信與故常山王張耳引兵下井陘擊成安君而令參還圍趙別將戚將軍於鄔城中戚將軍出走

定齊功多

追斬之乃引兵詣敖倉漢王之所韓信已破趙爲相
國東擊齊參以右丞相屬韓信攻破齊歷下軍遂取
臨菑還定濟北郡攻著漯陰平原鬲盧已而從韓信
擊龍且軍於上假密大破之斬龍且虜其將軍周蘭
定齊凡得七十餘縣得故齊王田廣相田光其守相
許章及故齊膠東將軍田既韓信爲齊王引兵詣陳
與漢王共破項羽而參留平齊未服者項籍已死天
下定漢王爲皇帝韓信徙爲楚王齊爲郡參歸漢相

印高帝以長子肥爲齊王而以參爲齊相國以高祖
六年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絶食邑平陽萬
六百三十戶號曰平陽侯除前所食邑以齊相國擊
陳豨將張春軍破之黥布反參以齊相國從悼惠王
將兵車騎十二萬人與高祖會擊黥布軍大破之南
至蘄還定竹邑相蕭畱參功凡下二國縣一百二十
二得王二人相三人將軍六人大莫敖郡守司馬候
御史各一人孝惠帝元年除諸侯相國法更以參爲

治原

齊丞相參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生問所以安集百姓如齊故俗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惠帝二年蕭何卒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吾將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

齊獄市爲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幷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也、吾是以先之、參始微時、與蕭何善、及爲將相、有郤、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爲漢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蕭何約束、擇郡國吏木詘於文辭、重厚長者、即召除爲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卿大夫已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間之欲

悶悶之治可想

有所言復飲之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以爲常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惡之無如之何乃請參游園中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乃反取酒張坐飲亦歌呼與相應和參見人之有細過專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參子窋爲中大夫惠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爲豈少朕與乃謂窋曰若歸試私從容問而父曰高帝新棄羣臣帝富於春秋君爲相日飲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乎然無言吾告若也窋既洗

治指

沐歸間侍自從其所諫參參怒而笞窋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惠帝讓參曰與窋胡治乎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乎曰陛下觀臣能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參爲漢相國出入三年卒謚懿侯子窋代侯百姓歌之曰

沿象

蕭何爲法、顜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平陽侯窋高后時爲御史大夫、孝文帝立、免爲侯、立二十九年、卒、謚爲靜侯、子奇代侯、立七年、卒、謚爲簡侯、子時代侯、時尚平陽公主、生子襄、時病癘、歸國、立二十三年、卒、謚夷侯、子襄代侯、襄尚衛長公主、生子宗、立十六年、卒、謚爲共侯、子宗代侯、征和二年中、宗坐太子死、國除、

太史公曰、曹相國參、攻城野戰之功、所以能多若此

武功以有附也文治以合道

者以與淮陰侯俱及信已滅而列侯成功唯獨參擅其名參爲漢相國清靜極言合道然百姓離秦之酷後參與休息無爲故天下俱稱其美矣

曹相國本武力尤功後相國本二截人故贊截然二段各著其所以成功

種性心腸自
別[illegible]

留侯世家

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為韓報仇（結）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良嘗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

意態曲折描盡人描不到處

人開厥光

下求賊甚急為張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良
嘗閒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
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
為其老彊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為取履因長跪
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
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
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
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良往父又先在

步步有省可味

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為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遂去無他言不復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常習誦讀之居下邳為任俠項伯常殺人從良匿後十年陳涉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為楚假王在留良欲往從之道遇沛公沛公將數千人畧地下邳西遂屬焉沛公拜

天作之合

轉爲韓得本心

良爲廐將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爲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始天授故遂從之不去見景駒及沛公之薛見項梁項梁立楚懷王良乃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横陽君成賢可立爲王益樹黨項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爲韓王以良爲韓申徒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畧韓地得數城秦輙復取之往來爲游兵潁川沛公之從雒陽南出轘轅良引兵從沛公下韓十餘城擊破楊熊軍沛公

大秦功

此一戰乃高帝所以能入秦今一敗塗地矣

又賂之

兵法料將必料士

乃令韓王成留守陽翟與良俱南攻下宛西入武關沛公欲以兵二萬人擊秦嶢下軍良說曰秦兵尚彊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爲五萬人具食益（酈使和）爲張旗幟諸山上爲疑兵令酈食其持重寶啗秦將秦將果畔欲連和俱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耳恐士卒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解擊之沛公乃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遂北至藍田再戰秦兵竟敗遂至咸

此一諫乃高祖所從得關中心一安其樂即人心離矣

語終肝膽但以言爲韓王

陽秦王子嬰降沛公沛公入秦宮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出舍沛公不聽良曰夫秦爲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爲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爲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爲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項羽至鴻門下欲擊沛公項伯乃夜馳入沛公軍私見張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乃具以語沛

遂沛公終不犯疑不沾手特妙

脫鴻門難

肝膽、肝膽

公、沛公大驚曰、爲將奈何、良曰、沛公誠欲倍項羽耶、沛公曰、鯫生教我距關無內諸侯、秦地可盡王、故聽之、良曰、沛公自度能卻項羽乎、沛公默然、良久曰、固不能也、今爲奈何、良乃固要項伯、項伯見沛公、沛公與飲、爲壽、結賓婚、令項伯具言沛公不敢倍項羽、所以距關者、備他盜也、及見項羽後解、語在項羽事中

漢元年、正月、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王賜良金百鎰、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使

請漢中最要蜀得漢形勢乃全

有爲無爲中于此一看最有味

良故從沛公已從韓王漢無少芥意已從入關從至褒顧遣之歸韓王者大度項王以良從漢故即疑韓王不遣又殺之人度量顧不相懸哉

請漢中地項王乃許之遂得漢中地漢王之國良送至褒中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曰王何不燒絕所過棧道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乃使良還行燒絕棧道良至韓韓王成以良從漢王故項王不遣成之國從與俱東良說項王曰漢王燒絕棧道無還心矣乃以齊王田榮反書告項王項王以此無西憂漢心而發兵北擊齊項王竟不肯遣韓王乃以爲侯又殺之彭城良亡閒行歸漢王漢王亦已還定三秦矣復

韓王不死良不終從漢故曰天

捐字特妙眞擲關以東大半天下唾手與此三人更無顧盼王一問便有囊括宇內之意子房一畫便有席卷四海之規古今莫及也

以良爲成信侯從東擊楚至彭城漢敗而還至下邑

○眞○規○天○下○以○爲○畧○

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良進曰九江王黥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郄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卽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漢王乃遣隨何說九江王布而使人連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韓信將兵擊之因舉燕代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張良多病未嘗特將也常

眞愚儒癡與
何常豈必六
國且六國又
何足道也湯
武所建者侯
六國併之矣

爲畫策臣時時從漢王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滎陽
漢王恐憂與酈食其謀橈楚權食其曰昔湯伐桀封
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今秦失德棄義侵
伐諸侯社稷滅六國之後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誠能
復立六國後世畢已受印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
下之德莫不鄉風慕義願爲臣妾德義已行陛下南
鄉稱霸楚必斂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
佩之矣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子房

天下更不紛
紜全仰此策

前客有為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於子房曰何如良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張良對曰臣請籍前箸為大王籌之曰昔者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釋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

頗窮

墓表賢者之閭式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殷事已畢偃革爲軒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兵（又括變）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復用兵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爲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放牛桃林之陰以示不復輸積今陛下能放牛不復輸積乎曰未能也其

至的當切事情

子房志本爲韓然當其爲漢王謀則忠更不復思爲六國立後爲韓地亦以天命屬漢韓不可復而然可謂知義命之極

一失信天下事不可知故

不可七矣且天下游士離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六國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與誰取天下乎其不可八矣且夫楚唯無彊六國立者復橈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而公事令趣銷印漢四年韓信破齊而欲自立爲齊王漢王怒張良說漢王漢王使良授齊王信印

著

平項在諸侯畢會故著

二語名狀良功妙

應沛公殆天授語眞知天者

語在淮陰事中其秋漢王追楚至陽夏南戰不利而壁固陵諸侯期不至良說漢王漢王用其計諸侯皆至語在項籍事中漢六年正月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鬭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帳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張良爲留侯與蕭何等俱封六年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未得

天下初定安
功臣最急所
謂弭亂未形

曲折當事情

親故讎怨對
相宣

行封上在雒陽南宮從復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語驚人）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陛下爲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生平所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徧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恐又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卽相聚謀反耳上乃憂曰爲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

倍向藏南北字左右藏東西字

我故數嘗窘辱我我欲殺之爲其功多故不忍畱侯
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羣臣羣臣見雍齒封則人人
自堅矣於是上乃置酒封雍齒爲什方侯而急趣丞
相御史定功行封羣臣罷酒皆喜曰雍齒尚爲侯我
屬無患矣劉敬說高帝曰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
皆山東人多勸上都雒陽雒陽東有城皐西有殽黽
倍河向伊雒其固亦足恃畱侯曰雒陽雖有此固其
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

國莫大於建都眞計安萬世之慮

綜絡精密

都莫重於轉漕

太子天下本眞天下所以

也夫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劉敬說是也於是高帝卽日駕西都關中留侯從入關留侯性多病卽道引不食穀杜門不出歲餘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諫爭未能得堅決者也呂后恐不知所爲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筴

存亾

眞精於人情人情危急則能用言安則肆不能矣他事能用言愛欲骨肉之間卽牢固甚不能矣

高此四人是其明故因以納約

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留侯曰君常爲上謀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臥乎留侯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有臣筴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呂澤彊要曰爲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爲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爲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

四人亦自知謀之士得利害情實到此時子房全付與四人者渠更不犯手妙甚

宜來來以爲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必異而問之問之上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挿）漢十一年黥布反上病欲使太子將往擊之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乃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太子無功還則從此受禍矣且太子所與俱諸將（好句）皆嘗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今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也皆不

識兵事利害
是其明故因
以納忠
語親痛不自
勝之

肯爲盡力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今戚夫人
日夜侍御趙王如意常抱居前上曰終不使不肖子
居愛子之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
后承閒爲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也善用兵今諸將
皆陛下故等夷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莫
肯爲用且使布聞之則鼓行而西耳上雖病彊載輜
車臥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爲妻子自彊
於是呂澤立夜見呂后呂后承閒爲上泣涕而言如

留侯此一出發二畫一破豨二令太子監軍又先陳破豨畫故能令太子將軍語必從

亦諫亦不視事傳道固然

四人意上曰吾惟豎子固不足遣而公自行耳於是
上自將兵而東羣臣居守皆送至灞上留侯病自彊
起至曲郵見上曰臣宜從病甚楚人剽疾願上無與
委婉
楚人爭鋒因說上曰令太子爲將軍監關中兵上曰
子房雖病彊臥而傅太子是時叔孫通爲太傅留侯
行少傅事漢十二年上從擊破布軍歸疾益甚愈欲
易太子留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太傅稱說引
有力
古今以死爭太子上詳許之猶欲易之及燕置酒太

可畫

怪目未嘗見

上數高四人

故驚何從來

如自天降眞

可驚

敬甚

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
偉、上怪之、問曰、彼何爲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於此露姓名奇甚又得）
（四人者自稱重意妙甚）
園公、甪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
數歲、公辟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曰、陛
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
（一語萬鈞）
爲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爲太子死者、
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爲壽已
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

眞態橫溢

歌數闋猶古
歌唱歎遺法

一篇關鍵云
非天下所以
存亡故不著
明上事皆天
下所以存亡
故著也

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后眞而主矣戚
夫人泣上曰為我楚舞吾為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
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
雖有矰繳尚安所施歌數闋戚夫人噓唏流涕上起
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留
侯從上擊代出奇計馬邑下及立蕭何相國所與上
從容言天下事甚衆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留侯
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讎

英雄回首

彊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位列
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
游耳乃學辟穀道引輕身會高帝崩呂侯德留侯乃
彊食之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何至自苦如此
乎留侯不得已彊聽而食後八年卒謚爲文成侯子
不疑代侯子房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太公書者
後十三年從高帝過濟北果見穀城山下黃石取而
葆祠之留侯死并葬黃石冢每上冢伏臘祠黃石留

鬼神天之司命豈得言無鬼神哉

侯不疑孝文帝五年坐不敬國除

太史公曰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至如留侯所見老父予書亦可怪矣高祖離困者數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豈可謂非天乎上曰夫運籌筴帷帳之中決勝千里外吾不如子房余以為其人計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蓋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

陳丞相世家

陳丞相平者陽武戶牖鄉人也少時家貧好讀書有田三十畝獨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爲人長美色人或謂陳平曰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嫉平之不視家生產曰亦食糠覈耳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之逐其婦而棄之及平長可娶妻富人莫肯與者貧者平亦恥之久之戶牖富人有張負張負女孫五嫁而夫輒死人莫敢娶平欲得之邑中有喪平

貧侍喪以先往後罷爲助張負既見之喪所獨視偉
平平亦以故後去負隨平至其家家乃負郭窮巷以
善哉覘
弊席爲門然門外多有長者車轍張負歸謂其子仲
曰吾欲以女孫予陳平張仲曰平貧不事事一縣中
盡笑其所爲獨奈何予女乎負曰人固有好美如陳
平而長貧賤者乎卒與女爲平貧乃假貸幣以聘予
酒肉之資以內婦負誡其孫曰毋以貧故事人不謹
事兄伯如事父事嫂如母平既娶張氏女齎用益饒

去害

游道日廣里中社平爲宰分肉食甚均父老曰善陳
孺子之爲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
陳涉起而王陳使周市畧定魏地立魏咎爲魏王與
秦軍相攻於臨濟陳平固已前謝其兄伯從少年往
事魏王咎於臨濟魏王以爲太僕說魏王不聽人或
讒之陳平亾去久之項羽畧地至河上陳平往歸之
從入破秦賜平爵卿項羽之東王彭城也漢王還定
三秦而東殷王反楚項羽乃以平爲信武君將魏王

封金與印去

文善

應卒善

咎客在楚者以往擊降殷王而還項王使項悍拜平

爲都尉賜金二十鎰居無何漢王攻下殷王項王怒

將誅定殷者將吏陳平懼誅乃封其金與印使使歸

項王而平身閒行杖劍亡渡河船人見其美丈夫獨

行疑其亡將要中當有金玉寶器目之欲殺平平恐

乃解衣臝而佐刺船船人知其無有乃止平遂至脩

武降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召入是時萬石君

奮爲漢王中涓受平謁入見平平等七人俱進賜食

度王豁達可說
又度後不必時
若故請必說中
乃退所謂操刀
必割也
宜豁達

讙者無事實
讒有端可迹

王曰、罷就舍矣、平曰、臣爲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
於是漢王與語而說之、問曰、子之居楚何官、曰爲都
尉、是日乃拜平爲都尉、使爲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讙（譁也）
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其高下、而即與同載、
反使監護軍長者、漢王聞之愈益幸平、遂與東伐項
王至彭城、爲楚所敗、引而還、收散兵至滎陽、以平爲
亞將屬於韓王信軍廣武、絳侯灌嬰等咸讒陳平曰、
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臣聞平居家

必辯乃後明

不即召讓平先讓無知又盜嫂受金語獨質魏無知不遽以質平終古人不難爲人之道

時盜其嫂事魏不容亡歸楚歸楚不中又亡歸漢今
日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平受諸將金金多者得
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王
疑之召讓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
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巳之行而無益於勝負之數陛
下何暇用之乎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
足以利國家不耳且盜嫂受金又何足疑乎漢王召
讓平曰先生事魏不中遂事楚而去今又從吾游信

能用人眞君 細

者臣多心乎且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說故去
事項王項王不能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即妻之昆
弟雖有奇士不能用平乃去楚聞漢王之能用人故○數○語○與○上○相○宜
歸大王臣裸身來不受金無以爲資誠臣計畫有可
采者顧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金具在請封輸官得
請骸骨漢王乃謝厚賜拜爲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
將乃不敢復言其後楚急攻絕漢甬道圍漢王於滎
陽城久之漢王患之請割滎陽以西以和項王不聽

度彼已必觀所得士者何若

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陳平曰項王爲人恭敬愛人士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於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禮士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鈍嗜利無恥者亦多歸漢誠各去其兩短襲其兩長天下指麾則定矣然大王恣侮人不能得廉節之士顧楚有可亂者彼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問閒其君臣

兩短兩長即與王之主不免獨意忌信讒病特重犯者十矣

以疑其心項王為人意忌信讒（病根）必内相誅漢因舉兵
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以為然乃出黄金四萬斤與
陳平恣所為不問其出入陳平既多以金縱反間於
楚軍宣言諸將鍾離眛等為項王將功多矣然而終
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為一以滅項氏而分王其地
項羽果意不信鍾離眛等項王既疑之使使至漢漢
王為太牢具舉進見楚使即詳驚曰吾以為亞父使
乃項王使復持去更以惡草具進楚使楚使歸具以

即跳身出亦須敵無謀臣乃得行

報項王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攻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聞項王疑之乃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請骸骨歸歸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陳平乃夜出女子二千人滎陽城東門楚因擊之陳平乃與漢王從城西門夜出去遂入關收散兵復東其明年淮陰侯破齊自立爲齊王使使言之漢王漢王大怒而罵陳平躡漢王漢王亦悟乃厚遇齊使使張子房卒立信爲齊王封平以戶牖鄉用其奇

計策卒滅楚常以護軍中尉從定燕王臧荼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反高帝問諸將諸將曰亟發兵坑豎子耳高帝默然問陳平平固辭謝曰諸將云何上具告之陳平曰人之上書言信反有知之者乎曰未有曰信知之乎曰不知陳平曰陛下精兵孰與楚上曰不能過平曰陛下將用兵有能過韓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而將不能及而舉兵攻之是趣之戰也竊爲陛下危之上曰爲之奈何

出不意

平日古者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陛下第出僞游雲夢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以好出游其勢必無事而郊迎謁謁而陛下因禽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高帝以爲然乃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南游雲夢上因隨以行行未至陳楚王信果郊迎道中高帝豫具武士見信至即執縛之載後車信呼曰天下已定我固當烹高帝顧謂信曰若毋聲而反明矣武士反接之遂會諸侯于陳盡定楚地還至雒

陽赦信以爲淮陰侯而與功臣剖符定封於是與平
剖符世世勿絕爲戸牖侯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
曰吾用先生謀計戰勝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
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乃復賞魏無
知其明年以護軍中尉從攻反者韓王信於代卒至
平城爲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高帝用陳平奇計使
單于閼氏圍以得開高帝既出其計祕世莫得聞高
帝南過曲逆上其城望見其屋室甚大曰壯哉縣吾

行天下獨見雒陽與是耳顧問御史曰曲逆戶口幾何對曰始秦時三萬餘戶間者兵數起多亡匿今見五千戶於是乃詔御史更以陳平爲曲逆侯盡食之除前所食戶隨其後常以護軍中尉從攻陳豨及黥布凡六出奇計輒益邑凡六益封奇計或頗祕世莫能聞也高帝從破布軍還病創徐行至長安燕王盧綰反上使樊噲以相國將兵攻之既行人有短惡噲者高帝怒曰噲見吾病乃冀我死也用陳平謀而召

步步籌周慮之盡至軍恐軍亂

不近長安不得立馳至宮故馳傳先哭不哀太后不

絳侯周勃受詔牀下曰陳平亟馳傳載勃代噲將平至軍中卽斬噲頭二人既受詔馳傳未至軍行計之曰樊噲帝之故人也功多且又乃呂后弟呂須之夫有親且貴帝以忿怒故欲斬之則恐後悔寧囚而致上上自誅之未至軍爲壇以節召樊噲噲受詔卽反接載檻車傳詣長安而令絳侯勃代將將兵定燕反縣平行聞高帝崩平恐呂太后及呂須讒怒乃馳傳先去逢使者詔平與灌嬰屯於滎陽平受詔立復馳

動不令宿衛中

此與初見高祖即請言事同願甚悉無所不至

至宮哭甚哀因奏事喪前呂太后哀之曰君勞出休矣平畏讒之就因固請得宿衛中太后乃以為郎中令曰傅教孝惠是後呂媭讒乃不得行樊噲至則赦復爵邑孝惠帝六年相國曹參卒以安國侯王陵為右丞相陳平為左丞相王陵者故沛人始為縣豪高祖微時兄事陵陵少文任氣好直言及高祖起沛入至咸陽陵亦自聚黨數千人居南陽不肯從沛公及漢王之還攻項籍陵乃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

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私送使
者泣曰爲老妾語陵謹事漢王漢王長者也無以老
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項王怒烹
陵母陵卒從漢王定天下以善雍齒雍齒高帝之仇
而陵本無意從高帝以故晚封爲安國侯安國侯既
爲右丞相二歲孝惠帝崩高后欲立諸呂爲王問王
陵王陵曰不可問陳平陳平曰可呂太后怒乃佯遷
陵爲帝太傅實不用陵陵怒謝疾免杜門竟不朝請

微指隱約

七年而王陵之免丞相呂太后乃徙平為右丞相以
辟陽侯審食其為左丞相左丞相不治常給事於中
食其亦沛人漢王之敗彭城西楚取太上皇呂后為
質食其以舍人侍呂后其後從破項籍為侯幸於呂
太后及為相居中百官皆因決事呂嬃常以前陳平
為高帝謀執樊噲數讒曰陳平為相非治事日飲醇
酒戲婦女陳平聞日益甚呂太后聞之私獨喜面質
呂嬃於陳平曰鄙語曰兒婦人口不可用顧君與我

何如耳無畏呂須之讒也呂太后立諸呂爲王陳平僞聽之及呂太后崩平與太尉勃合謀卒誅諸呂立孝文皇帝陳平本謀也審食其免相孝文帝立以爲

太尉勃親以兵誅呂氏功多陳平欲讓勃尊位乃病謝孝文帝初立怪平病問之平曰高祖時勃功不如臣平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右丞相讓勃於是孝文帝乃以絳侯勃爲右丞相位次第一平徙爲左丞相位次第二賜平金千斤益封三千戶居頃之

王佐之

孝文皇帝既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曰不知問天下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沾背愧不能對於是上亦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上曰主者謂誰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謝曰主臣陛下不知其駑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育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

大夫各得任其職焉孝文帝乃稱善右丞相大慚出
而讓陳平曰君獨不素教我對陳平笑曰君居其位
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卽問長安中盜賊數君欲彊對
邪於是絳侯自知其能不如平遠矣居項之絳侯謝
病請免相陳平專爲一丞相孝文帝二年丞相陳平
卒謚爲獻侯子共侯買代侯二年卒子簡侯恢代侯
二十三年卒子何代侯三十三年何坐畧人妻棄市
國除始陳平曰我多陰謀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卽廢

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然其後曾孫陳
掌以衛氏親貴戚願得續封陳氏然終不得
太史公曰陳丞相平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方其
割肉俎上之時其意固已遠矣傾側擾攘楚魏之間
卒歸高帝常出奇計救紛糾之難振國家之患及呂
后時事多故矣（三字微婉）然平竟自脫定宗廟以（語有次第）榮名終稱賢
相豈不善始善終哉非知謀孰能當此者乎

始云好黃帝老子之術末束出一智謀字盡平平生